

最新朱自清的散文春(汇总8篇)

通过制作汇报材料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向上级汇报工作进展，帮助决策者了解当前情况。在写作汇报材料时，要注重审校和修改，确保材料的内容无错误、无遗漏以及无歧义。在以下范文中，你将看到一些精选的报告材料，通过文字和图表等形式，生动地展示了工作过程和结果。

朱自清的散文春篇一

日暮黄昏的时候，我又想起了记忆里的时光。它像琐碎的温暖、缤纷的泡沫，充斥着无垠的光辉。再次回望来时的路，看到记忆里村庄的蜕变，我和母亲的记忆，是残缺裸露的岩石，沉寂在海拔四千米的高空之中。

我们已经回不到记忆里的时光。童年，它是那样美好而天真。母亲和我的村庄，中间隔着一条长长的河流。不知道河流的起源，也不知道它的尽头，它是一条自然流淌的河。是母亲走过她的青春和我走过自己童年的河。夏天下暴雨之后，河水涨上来淹没了石头做成的桥墩，哗啦啦的水流声拍打着两岸的岩石。岸上是大片大片的绿色庄稼，玉米的头上顶着红帽子。土壤湿润，水流充沛。

那个时候我尚年幼，舅舅家的女儿来家里度过时日漫长的暑假，每天和她一起玩耍。她是在城市里上学的大学生。每天早晨，她帮我梳头，编辫子。我站在家门前的石阶下，她站在石阶上，柚子树上的露水滴落下来，那种冰凉渗进皮肤里的喜悦之情，我至今都记忆犹新。然后她给我讲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，说等我长大后会和她一样要去离家很遥远的地方，会过和现在不一样的生活。

我已经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起开始长大，然后从村庄到城市，再从一个城市辗转另一个城市。很多心情已经发生了

变化。我不再是那样幼小的女童。

故乡的河流依然日夜不停地流淌着河水，只是再也见不到那样壮阔浩大的水流冲刷两岸丰茂水草的场景了。记忆和场景在不断地更换，我们所留恋的事物像黑白照片一样，它被定格在时光网格之中，不能被重演。

母亲跨过了那条河流，生育出我来。那一年，她不过二十岁。一个女子的一生，从生育一个孩子起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要为他成长操劳，自此开始，她不是仅仅为自己生活的女子，她的身上多了一层负担。是每一个成年女子都会具备的责任。

她经常带我去外婆家里小住，经过那条河，她背着带给外婆的礼物走在前面，我走在后面低头寻找河水冲刷后遗留下来的贝壳，把它们装进衣服上的荷包里。她不会理睬我在后面干什么，只是叫我走快一点。外婆总是要留我们在家里过夜，那样的夜晚经常是在夏天，是下过暴雨后的夜晚。我们三个人躺在慈竹编织成的凉席上，她们在那样的夜里说话到很晚，说家庭、儿女和生活，那样的话题仿佛没有尽头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她们已经做好了早饭，阳光正好从窗户外面照进来，洒在洁白的蚊帐上。空气里有淡淡的紫茉莉香气和用南瓜熬煮稀饭的味道。

我觉得那样的日子就像玻璃杯里放置的清水的倒影，幽静而又漫长。幸福就是从那样细碎的感情里生长出来的东西，感受到它的美好，内心有遥远的梦，要等待它慢慢生长。这样的过程比结局更为重要。

而今，外婆已经八十多岁，她见到母亲还是会说很多的话。因为她再也不能为儿女做出任何事情，时常一个人偷偷哭泣。母亲已经四十多岁，她剪去了当初的长发，眼睛不再明亮。她的一生还没有真正地获得一个女子的美丽，就此开始衰老下去，她是甘心而没有怨言的。而我已经成为和母亲当年一样大的女子，我的生活里，再也没有了那样一条河流。我每

天要面对的是城市里来往的陌生人群，一个人走路、吃饭、听歌、写作到深夜，做很多事情，我再也看不到暴雨冲刷后的岩石和那肥沃的土地，再也无法怀着同样的心情去跨过那一条河。

那是一条河，睡在梦里的河，蜿蜒曲折，兜兜转转。许多人顺着河流流淌，像鱼一样，孤独和寂寞，我们的一生，只能像鱼一样顺着河流，离开、停留、依靠。被生命的洪流淹没，颓败为断壁残垣，在寂寥清晨里开出如向日葵一样的花朵。

朱自清的散文春篇二

那条河，已经是记忆中的河了……

五岁的时候随父母“支援三线”，从东北的x市迁居到了四川北部的那座小城，记忆中的小城只有一条十字街，小城的东边有一条很大的河，人们都叫它“棉远河”。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学了地理课才得知它的下游是沱江，是嘉陵江的一个支流。

那条河很宽，最窄处的河道也有近一公里。那条河很浅，初春，河水即被河道里的鹅卵石分割出若干支流，“分道扬镳”。此时主河道的河水也只有几十米宽，随着河道的宽窄变化，或急或缓，潺潺流动，清澈见底，由北至南，蜿蜒延伸，渐渐走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小城的东街口紧贴大河，也是那条河的最窄处，一座约两米宽，七、八百米长的石板桥横跨大河的东西，小城的人们都称它为“东门大桥”。大桥的桥墩均由巨石砌成，每隔两米就是一个。桥上的石板每块都有两米多长，七、八十公分宽，四、五十公分厚，敦敦实实，排列有序。历经风雨，石板上面呈现出些许凹凸不平、坑坑洼洼、还有独轮车走过磨损出的道道车辙，时聚时分、或深或浅。桥上有三幢风雨楼，也为巨石雕琢砌成，工艺不算精湛，但结结实实。从风雨楼雕

琢的花纹被风雨侵蚀的程度，和那些独轮车道道车辙看，年代一定有些古远。

那条河的东岸是一马平川，除了有寥寥几片儿突兀的甘蔗地外，绝大部分都是油菜花田，在油菜花开放的日子里，绿杆儿托着黄花儿，像一片淡黄色的海洋，延绵数公里，春风阵阵，如浪奔涌，直至东山脚下。东山脚下至半山腰，满是层层叠叠的杏树或桃树林。三、四月间，杏花伊始，桃花未去，杏花的白，桃花的粉和淡黄色的油菜花海各争其艳、相互交辉、婷婷娉婷，沐尽春风、浴尽春雨、娇姿百态，再有偌多的绿意烘衬，煞是好看！令人叹为观止。

河的西岸是一、二百米处，缓缓漫上的长坡停驻在那座小城，长坡靠近河道不远处，有几座石灰石土窑，日夜不停地燃烧，冒出缕缕白烟在河道里随风起舞，袅袅依依、飘向远方。

初春，也是那条河最早的时候，河道里一大片儿一大片儿灰白色的，可烧石灰的鹅卵石，被两岸数十条支流淡绿色的流水分割穿插着，梭织交错，星罗云布。河面上薄烟缭绕，袅袅散散，一些采石灰石的人儿戴着一顶草帽，挑着戳框担子，挽起裤腿赤着脚，在蒙蒙烟雾中，零零散散、晃晃悠悠。每当夕阳西下，远远望去，仿佛是天上的仙女舞动着彩带在云中飘移，好美！

还有很多穿着不同衣裳的鸟儿，时而飞起躲闪着采石的人儿，时而落在水流边和石间奔走觅食，有一种鸟儿特别好看，我叫不出它的名字，只记得它们的腿很长，跑得很快，嘴巴又红又尖，小脑袋东晃西晃，小眼睛机机灵灵，你追它跑，你停它停，也不飞。那时，我常会在清晨的河滩上与它们追逐嬉戏，偶尔还能发现它们的老窝，捧回几只小鸟蛋。

夏天里河水猛涨，一夜之间，河中间大片儿的鹅卵石消失殆尽，这里便成了小城里男孩子们戏水的乐园。一个个都光溜溜，一丝不挂，有的在石滩上四仰八叉，晒着太阳。有的在

水里扑扑腾腾，游着“狗刨”、“大搂”，水性好的孩子们，还时不时把头扎进水里，忽而摸上一条小鱼。更多的孩子们结成一帮一伙，相互泼起水花，打起水仗，洋洋洒洒、乐乐融融，好不惬意。

记得小学三年级时，有一天下午，天气特别的热，老师走进教室，发现班里的男同学都不见了，在一名女同学的带领下，她在河边找到了我们，面对两位女士，我们都吓坏了，孩子们都蹲在水中，任凭老师怎么喊叫也不肯上来。哈，至今一想起当时那个狼狈相，都想笑出声来。

最有意思的，有一次我们还从河里捞起一头小猪，竟然还把它藏了起来，每天割草喂养，养了好久，也不长个，后来不知被谁偷走了，事后我一直以为，一定是我的好伙伴大贵干的，那家伙时常表现胆大包天，再加之他那段时间总是显得特别的有钱，老是请我吃这吃那的。

十月里，河两岸的花生、红薯、甘蔗都相继成熟了，嘿嘿，说起来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，那时的我们个个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小偷，经常会跑到老乡们的田地里刨来一些花生，几个红薯，拿到石灰窑上烤来吃，也会钻到甘蔗田的中间胡嚼海吃，直到“酒足饭饱”才肯出来，当然也经常会被老乡们追的乱跑，“四处狂奔、抱头鼠窜”。

往事如烟，我最后一次回到那里是两千零六年十月，那座小城已经变成四川省著名的x市，原来蜀国的古迹，“钟鼓楼”和街道两旁的灰瓦木板排房已全无踪影，新的城市建筑已经代替了那片曾经的花海，从原来的小城中心一直延伸至东山脚下。

那条河也已“面目全非”，河道也只存在于市区，并由原来最宽处的两公里变成了现在齐齐的不足两百米，市政府为了防范“万一”的洪水，在新河道的两岸筑起了高高的混凝土大堤，从大堤上往河下看还挺深的。

原来的“东门石板风雨大桥”已不知去向何方。取代它的是四座现代化的钢结构悬拉吊桥，从新河道由南往北依次排列，每隔两千米左右就是一座，每座桥下便有一道截水闸堤，堤内有米八深不再流淌的河水(雨水)，据说这样的截水闸堤，在河的上下游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，不计其数。走出了人居的“小城”，那条河便无影无踪，原来的河道已经全部变成了滩地，除少许的荒芜，大部分都种上了庄稼。偶尔能发现一颗鹅卵石沉睡在滩土之中，做着古老的梦。

我久久地站在那里……

朱自清的散文春篇三

我是一条河，起源自一座大山的山顶。这个山顶如同大山的伤口，巨石的缝隙中不停地有大山的血液渗出。大山的血液汇集成溪水，流进山沟，于是便形成了童年的我，一条小小的溪流。在痛苦中诞生，在我是一条河，起源自一座大山的山顶。这个山顶如同大山的伤口，巨石的缝隙中不停地有大山的血液渗出。大山的血液汇集成溪水，流进山沟，于是便形成了童年的我，一条小小的溪流。在痛苦中诞生，在快乐中长成。有大山相伴的溪流，就是父母疼爱的孩童。山谷间流淌嬉戏的我，唱出童年欢乐的歌声。中长成。有大山相伴的溪流，就是父母疼爱的孩童。山谷间流淌嬉戏的我，唱出童年欢乐的歌声。

我是一条河，离开大山，我从溪流变成了小河。离开养育我的父母，失去了我是一条河，离开大山，我从溪流变成了小河。离开养育我的父母，失去了生活的依靠。为了生存，我学会了低头，学会了在世界的低凹处行走。的依靠。为了生存，我学会了低头，学会了在世界的低凹处行走。

我是一条河，生活的压力来自河的两岸。河道狭窄，我就加快脚步，一路用力冲刷，开拓出我前进的道路。流水湍急的呐喊，吹响我为生存而战的号角。

我是一条河，当河道开阔时，我就放慢脚步，保持安静，沉淀出混进身体里的`垃圾和杂物，使自己的心灵重新变得澄澈透明。生活就是这样，不能总是急于奔走，有机会就要慢下来，停一停，该放的放，该丢的丢。

我是一条河，一路奔走，有时风平浪静，有时风疾浪涌。不管遇到什么方向的风，我都要朝着我的目标奔流。盲目跟风，只会在河滩上摔得头破血流。

我是一条河，有时会被人泼进脏水，有时会遇到落花有情。我用我的宽宏大量将肮脏稀释，我用我的碧波荡漾接纳落花的柔情。

我是一条河，蓝天白云倒映在我的身体，日月星辰从我的头顶不断跨越。我就像一面镜子，展现出沿途美景，映照出天地万物。我为世界梳妆打扮，我美丽了世界，世界便美丽了我。

我是一条河，不管面对何种境遇，我都坚持做好自己。干旱少雨几乎断送我的生命，季节的轮回却总能让我死里逃生。狂风暴雨在我的面前肆虐，也只能让我更加强壮健硕。

我是一条河，前进的道路，总是弯弯曲曲，心中的目标，却始终坚定如一。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，眼前的美景不会让我过多地徘徊。

我是一条河，此生虽不能登上高山，俯视千里，却能够流进大海，仰望苍穹。

我是一条河，你也是一条河，我们是一条条不同的河。沿着尘世不同的路线，为了生存，我们各自独立，辛苦奔波。我们拥有不同的颜色，拥有不同的苦衷，但最终会走在一处，彼此交融。在一片汪洋大海中，再也分不出你我。

朱自清的散文春篇四

五月的黑龙江畔，是暮春初夏季节，也是那些在江里越过寒冷冬天的鱼类，即将进入河里去产卵的时候了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，卧牛河也是潮流涌动，变幻无常。河水三天一小落，五天一大涨。我和两个朋友驱车来到距离场部80多里地以外的卧牛河边时，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。

暮春的卧牛河两岸，一片青翠，绿得醉人。见前面有个渔窝棚，赶紧驱车过去，打探鱼情。看守渔亮子的人姓李，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。他对我们说，今天河水又涨了不少，立水足有半尺多，早起遛网时，刚捕获了几条一斤多重的“牛尾巴”。

前些年，江里的“牛尾巴”还很多，也没人把这种鱼当成什么好东西，钓上几斤或十几斤拎回家，小的剁吧剁吧喂鸡或鸭子，只有超过一斤重的才留下食用。只是这几年，黑龙江里的鱼逐渐稀少了，“牛尾巴”也变得稀罕起来，看见超过一斤八两重的“牛尾巴”，都当成了宝贝，稀罕得不行。听听渔亮子的老李说，这种鱼也是才洄游进卧牛河里的，刚开江时还一条都见不到。

听说河里有了“牛尾巴”，我们都很兴奋，赶紧告别老李，来到了河边，各自找好了钓位，迫不及待的抛杆甩钩垂钓。那天，我们用的鱼饵是在草炭地里挖的大红蚯蚓，是“牛尾巴”和鲶鱼、嘎牙子最喜欢的饵料，对它们来说，有着巨大的诱惑力。

第一把鱼竿甩进河里不久，杆上的小铃铛便有了动静，收杆上来，是条二三两重的小嘎牙子。尽管其小，也聊胜其无，把鱼从钩上摘下来，挂好蚯蚓，再次将竿抛入水中。不久，铃铛又响了，收杆时觉得份量较重，挣的力度也较大，估计肯定比先钓上来的那条嘎牙子鱼要大些。把钩收到岸边，果然是一条金黄色的牛尾巴鱼，足有半斤。

到卧牛河边就是想钓“牛尾巴”和鲇鱼，如今已经钓到了想钓之鱼，顿时信心倍增，准备好好钓上一场。

“涨水钓鱼，澈水钓虾”，这句渔谚确实不假，每次抛下杆不久，都有鱼前来问津，渔铃也跟着“哗哗”响个不停。我们每个人钓上来十几条鱼后，那把甩得最远的钓竿终于有了动静，只见杆梢轻微地上下点了几下，随后铃声大振，知道上大鱼了，激动得心也随着“扑通扑通”直跳。我赶紧跑到咬钩的鱼竿跟前，抓紧鱼竿，开始收线。

绕线轮很重，吱吱地响。我不敢掉以轻心，不停地朝上摇。把钓线收到岸边一看，原来是条近一尺长的金黄色大“牛尾巴”。这会儿，鱼已经到了靠近岸边的浅水里，鱼尾巴仍扭成弯弯的镰刀状，企图增加水的阻力，它还不时的扭转身子，企图拧断鱼钩或钓线，好趁机逃脱。它绝对想不到，那点阴谋早被人识破了，再无法得逞，被我直接拽到岸上。

看着刚拽到岸边的大“牛尾巴”，至少也在1公斤以上。像这样大的“牛尾巴”，在鱼最爱咬钩的夏天时都很难碰到几条，而在暮春时节钓到这样大的“牛尾巴”，实属瞎猫碰到了死耗子，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。欣喜之余，仔细地欣赏刚刚钓上来的这条“牛尾巴”，只见它修长的身体，披一身金黄色，支棱起来的腹刺和背刺，发出咯咯声音，像一位身穿金色凯甲，手持三叉枪的将军在阵前发威叫阵的样子。

见我钓到这样大一条“牛尾巴”，一起来钓鱼的朋友都赶紧围过来看稀罕。正当几个人看鱼的时候，另一把竿上的铃铛又响了。听到渔铃声，我赶紧上前收杆，想不到一竿钓上来一对：一条花鲶鱼，还有一条嘎牙子。那条花鲶鱼足有一斤左右，白白的肚皮，淡黄的身上布满了褐黄色的斑点，腹鳍和背鳍上着一圈黄黑相间的花纹，很漂亮。在它的旁边，趴着一条黄肚皮、身上长满虎皮般花纹的大嘎牙子。

钓到下午六点多钟，个个又渴又饿又累了，都不想再钓鱼了，

赶紧收拾好钓具，随后将鱼护从水里拎出来，放在一起看了看，不过三个多小时，每人都有五六的收获，钓绩真的很不错！

等我们披着一身水腥走进渔窝棚，饭菜已经端上桌了。饭是柴火焖的大米饭，菜是铁锅炖的鲜鱼，还有新挖的野菜沾酱。有这么好的饭菜，当然少不了酒。这酒是我们来时带的地产小烧，绝对的二锅头，足有六十度，喝一口，从喉咙一直热到肚子里。

几个人坐在渔窝棚里，品尝着鲜美的鱼，说着垂钓的乐事，推杯换盏，开怀畅饮。不知不觉中，天已黑了下來。本准备吃完饭后，到河边再去上钓几小时鱼。可一旦坐上了酒桌，掀起来的阵阵热情再也冷却不下来了，等到吃饱喝足，赶紧上车回家，明天还得上班呢！

朱自清的散文春篇五

万物有了苏醒的迹象。一只布谷鸟像是发情了，野鸽子用翅膀的声音表达着她的欢快，一条小黑狗在我面前拼命地摇着尾巴，用萌得不能再萌的表情告诉我春天和我并排站着呢。

我的心情也好起来，抑郁阴霾了一个冬天的恐惧随着温暖烟消云散，就象今早的大雾，早已被阳光照没了那份朦胧和神秘。

我望着面前的河在出神，黑狗伸着爪子和我没招惹他的鞋子玩着游戏。一人一狗足以让这河边的早春变得活泼起来。

小黑狗跑去河边低矮的尚未活过来的草丛，回来的时候他嘴里的香肠不见了，怕是藏起来了吧？怕是连鸟儿也找不见了吧？我忽然有一种冲动，想知道狗狗储藏食物的地方。这是这暖暖的天气催生了我这样的念头吗？还是从来，我内心深处就隐藏着想要窥视大自然背囊的欲望。

我在河边坐了下来，又躺了下来，狗狗嗅了嗅我的额头，也趴在了我身边。阳光叫我闭上眼，听听小鸟倾吐她的心事，风把大地的味道分成若干块，一块一块地送入我的口鼻。在我饱了的时候，春天也躺在了我身边。

朱自清的散文春篇六

1991年，兄从故乡回，带给我一个苦辣酸甜的故事。故事的主人是有恩于我的大叔，和幼年时曾给过我疼爱的大叔的前妻、我的老婶。

已是66岁离休干部的大叔，恰在兄回乡的日子里，也从贵州回到阔别已久的故里。大叔深知此次回乡，将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，便带着对故乡永难割舍的至情至意，遍访了亲友和旧地，生发出无限感叹。这些，在大叔返黔后给我写来一封长达18页的信中，都有详尽的叙述。可是，他回乡的另一隐情，就是要见见已离异40余载的前妻，却在信中只字未提。

兄说，大叔临行前几天，突然对他说：老大，能带我去见见你老婶吗？兄答：等哪天我有空带你去。可我的大叔，终未能等到兄长带路，便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，决定自己前往。

靠猜想，我无法穷尽当时大叔行进在九曲十折的村街上的复杂心情，但我想：大叔一定是早已忘记了他与老婶曾是一对冤家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家后院很少传出甜蜜的笑声，常有的是，惊心动魄的器皿的破碎声和老婶尖厉的哭嚎声。

老婶长得不俊也不丑，个头高高，与大叔身材相仿。论力气，老婶不亚于大叔。

一次，大叔与老婶又撕打在一起，母亲拉不开，就喊父亲过去。等父亲来到后院，大叔已成为老婶的“坐下骑”，还败

将不失英雄之气，手里死死揪住老婶一绺头发，从老婶双手卡住的嗓子眼里，挤出的声音还相当威武：敢不敢啦！

父亲见状，哈下腰来，很费劲地在大叔并不丰满的.两腮上奏响了“息兵曲”。

后来，叔婶之战越演越烈逐渐升级。

后来大叔离家去了胶东“抗大”，好多好多年都没有回家。在我上小学3年级时，老婶终于抹着眼泪改嫁给我同村一个异姓叔叔。从此，天各一方，40余年，大叔与老婶再没有见面。

现在，我已年迈的大叔，千里归乡，踽踽独行在村街上，渐渐向老婶身边靠近，要去打开禁锢多年的心门，要让心河流淌。

老婶抬起头来，奇怪地审视着面前这位陌生老人，回答：我是姓杨，那么，你是谁？

大叔报出了自己的姓名。报出了姓名的大叔，心里很是不安，他死死盯住老婶手中的草叉，生怕它会迎面飞来。可那把草叉，拄在老婶手中，像怕冷似的微微抖动。大叔这才敢放开胆子讲话。

“我记得你大我3岁，今年该是69岁了，你的身体还好吗？”

老婶答：“还好。”

大叔又问：“你的生活和家人都好吗？”

老婶说：“都挺好。那么你呢？”

大叔说：“我也挺好，家里也好。”

老婶又说：“别在外面站着了，快进屋吧。”

大叔忙说：“不了，我就想看看你，知道你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。你快晒草吧，我走了。”

心门乍启，心河汹涌而来，早把大叔深思熟虑过的满腹语言冲击得七零八落，已是“拟歌先敛，欲笑还颦，最断人肠”时了。大叔不愿老婶看到他老泪纵横的样子，只好道一声“多多保重”，便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事后大叔很带感情地对兄说：“我很感激你老婶没有不理我，她态度和蔼，说话平和，想想我有好多对不住她的地方。我走后你去看看你老婶，说说我这个意思。”

可我的老婶并不认为大叔曾愧对于她。当兄遵嘱去看望她时，老婶满含眼泪地说：“那天你大叔站在我面前，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是他。40多年了，他还没有忘记我，这次又能来看看我，我从心里高兴。”

老婶还说：“我不记恨当年你大叔不要我了，其实他是个挺随和的人，都怨那时我们年轻不定性，天天瞎吵，就吵生分了。”

老婶最后说：“你能不能写封信给你叔，告诉他，我早就不恨他了，我这都好，让他再也不要记挂着我了……”

多么好的两位老人哪！不知不觉中，兄的叙述深深地感染了我，我久久无言，双眼涌满泪水。我觉得我已深深地理解了两位老人的心境。悠悠岁月，似水流年，早已滤去了他们粗糙的记忆；晨露夕照，日精月华，积淀了他们心中的真善美。在他们行将就木之前，不愿把遗憾带走，要把一腔真情留在人间，这是多么好的愿望啊！

朱自清的散文春篇七

归春河不大，也不长，宽不过百米，长度从其发源地靖西到

其注入黑水河，也就几十公里。而就是这条小河，却很有名，这不但因为它是一条中国与越南的界河，还因为它流经的地方有一处著名景点，即号称亚洲第一，世界第二的跨国大瀑布——德天大瀑布。归春河发源于广西靖西县境内，流经广西大新县，至该县溯隆镇后，因地貌的原因，归春河遇上断崖，于是形成一处瀑布群，即中国一侧的德天瀑布与越南一侧的板约瀑布。中国境内的德天瀑布人气很旺，每天游人如潮，而对面越南的板约瀑布则显得冷清许多。

德天瀑布气势磅礴，是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跨国大瀑布，与其所在的归春河，是个值得观赏旅游的好去处。归春河为中越交界的界河，处在山谷之中，河两岸是高大的群山，高山沿河逶迤，一座连着一座，因而归春河水也就在山谷间随着地势的变化而时急时缓。为大山夹裹的归春河，两岸多高山，山上多森林，沿河多草地，归春河之水势则因山谷地势而变化。虽然归春河因德天瀑布的名望而出名，但游赏归春河，不应该仅只看德天瀑布，还得到瀑布的上游去，沿河而下慢慢地玩赏，才能领略到归春河沿岸变化的景色。沿河探访，但见时而参天古木，人有身处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鸣语鸟”的境地，时而又花草掩映，顿感身处桃源仙境之中。如果不怕劳累，就应当离开人工修建的旅游大道，到河边小径去玩赏探幽，才能领略到归春河的变幻多姿，德天瀑布的雄奇瑰丽。

沿河探幽，才真正明白，归春河不大，宽处也不过百十来米，窄处也就几十米，但它碧水长流，从不枯竭。之所以如此，应得益于南方湿润多雨的气候，南方充沛的降雨量让它能长期得到水量的补充，因而河流虽小，却永不干涸。从上游的界碑处沿河而下，随着河流的曲折迂回一路观光，但见归春河水一路欢歌流畅，悠哉悠哉地于山谷间穿行，一路到达大新县的溯隆镇，正流得高兴欢畅，却忽然遇到断崖，于是那忘情的河水来不及止住脚步，便一头悬空栽下断崖。突遇陷阱的归春河愤怒非常，于是狂怒咆哮，将巨大的洪流倾泻而下，那狂怒的咆哮声在山谷中汇成巨大的轰鸣，洪流冲击岩

石发出巨大的声响传出数里之外，让游人远远就领略到了它的雄壮。

于归春河观赏德天瀑布的雄景奇观，应该说是远近高低各不相同。初进景区，于远处眺望，便看到归春河连着德天瀑布仿佛一幅银色巨帘，悬于峡谷之中，那流动的河水和倾泻的瀑流，就如风吹帘动，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造就出如此旖旎的景观，这是远望归春河德天瀑布的全景。从近处看到的归春河，当然只能是德天瀑布被推进的镜头制成特写。瀑流下泻，击起满天的雾霰空濛一片，如遇晴天，瀑流下泻击起的满天雾霰在阳光的照射下，于空中形成一条彩虹横跨瀑布上空，于雄奇之中又显现出几分瑰丽。

而要真正感受德天瀑布雄奇之气势，还得到瀑布之下方去。沿着湿滑的河边小径，小心翼翼地摸到瀑布的下游，早有旅游竹筏在那里等待。登上竹筏，让筏工将你送到河的中间瀑布下方，就可站在那里向上仰视德天瀑布的雄奇景象，与高处远处看到的景象又别有一番风味。在那里可见头上水汽蒸腾，雾霰冲天，游人仿佛处在云里雾中。抬头观看，汹涌的瀑流泼泻而下，飞溅薄发，又拆而复聚，其势如排山倒海，其声如雷霆万钧，震荡于群山峡谷之间。如此气势，由不得游人不叫绝：雄哉，德天瀑布！

朱自清的散文春篇八

潺潺的流水灌溉着农田，那宽宽的河面上，漂着白花花的泡沫。

两岸的田野望去平坦一片，就像一块绿洲一样，被一条清澈见底的河隔开。

风吹走了粉嫩的花瓣，落在树枝上、地上、河面上，宛若下了一场桃花雨。花瓣落在河面上，在水中飘啊飘，不知飘向何方，让我想起那句诗来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”

“春雨贵如油”大家都这样希望春雨的到来，等待着它浇灌田野里的禾苗。果然，阴云挡住了晴天，细丝般的春雨浇淋着万物，经历寒冬后的小草又冒出头来，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。

雨叫醒了花草，同时也淋醒了冬眠的虫子，春天事发多期。

雨停了，山山水水焕然一新，擦亮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大山里的风景吧。花草树木都舒展开来，一股生机盎然的气息流转于那你的神经之间，自然地透露出最真的一面。

阳春三月，燕子总爱在大水河两岸来回穿梭，把大山和田野剪得红一片，绿一片的，瑶家阿伯阿婶都欢迎它来剪春。

美丽的瑶家阿妹唱起了一支又一支的歌，引回了画眉、黄鹂，围住了阿哥们的心。

美丽的山，美丽的水，还有那瑶家阿妹美丽的笑脸，让人难以忘怀。

我多想站在最高的山上，俯视着那小村和河流，自豪地呐喊：“这里是我的家乡，我们都是自然纯真的孩子，我们热爱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和生灵！”

我爱大水河的春，也爱满山盛开的山桃花！